

老士官的故事

【作者速寫】劉先昌，上海市人，出生桃園空軍眷村。政戰學校二十三期影劇系畢業，曾任陸光國劇隊隊長、經國管理學院講師。



劉先昌（右一）與老士官（右二）在澎湖海邊。（圖片提供／劉先昌）

三十二年前，內人到三總做產檢，前面一位是已懷孕的侏儒婦女，醫生嚴正建議她拿掉胎兒，若拖到足月會危及產婦生命。但是她卻說：「醫生，我先生是部隊老士官，隻身在臺，像我這樣本來是沒人會要，但是他娶了我，又照顧我，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來，為他留下後代。」後來結果如何不得而知，這只是眾多故事中的一則，事實上更有無數屬於老士官們的故事流傳著……

他們一生跟著國家、部隊緊密相連，連隊就是他們的家，退伍後軍隊不能再留，只有分散四處謀生。在營區旁、眷村邊、輔導會安置的漁塘邊、開墾梨山後的大山邊、鑿完東西橫貫公路的山道邊、駐守海防後的大海邊。年紀更大的就住進了榮家，受到妥善的照顧。濃厚的鄉音與軍人習性，讓他們很難融入社會，這些老兵們只與同袍聯繫，等同袍也老去，留下的人就更加落寞了。

老士官的婚事

民國六十七年，我在澎湖西嶼駐防的工兵連擔任輔導長，連裡還有七位資深士官，各有專長，他們是連隊的重心。只要有他們在，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他們豐富的經驗、負責任的態度，正是國軍戰力堅實的原因。他們視連隊幹部為家長，士官兵為子弟。在退伍前，把一身絕活都教給了新制士官及義務役士兵，工兵專長技術得以傳承。第二排杜排附為人方正，做事一絲不苟，行軍

也談左營海軍中山堂

【作者速寫】孫晉福，八十四歲，海軍下士退伍。

隨手拿起老妻剛從信箱內取回的榮光雙周刊，翻到副刊，看到一篇醒目的文章「海軍中山堂的大鼻子」，驟然喚醒了我沉寂多年的回憶！睽違一甲子的中山堂又鮮活在心底，讀後內心五味雜陳，分不清喜、樂、悲、痛。

老海軍官兵眷屬子弟們，對左營中山堂的感受不再是歡樂，是精神層面的緬懷追憶，但對當初揮汗興築此建物的工匠而言，它曾是一份殊榮，如今卻變成點點滴滴的感觸。

我雖僅是眾多工兵之一，但汗水、血水、淚水混在砂石水泥中的情景歷久難忘。猶憶民國三十九年，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為照顧官兵及眷屬們的康樂活動，斥資在左營軍區東

時一人揹三支自動步槍，為排上體格較弱的士兵分勞。與其他士官不同之處，杜排附假日幾乎不外出，薪水一點點累積。有人認為他過於吝嗇，問他留錢何用？杜排附不予辯解。有朋友給他介紹腿有殘疾的客籍婦女，兩人靠通信聯繫。但是大字不識的他，不懂信內容，讓我為他讀信，再代他寫回信。一年之後，小倆口在澎湖結婚宴客，我和連長坐在家長席，超過五十歲的排附，終於有了自己的家，幸福洋溢在他和新娘臉上。另一位仗仗高班長是反共義士，廚藝甚為精湛。只要到行軍、演習或移防時，他就會滷一大鍋肉，蒸百個大饅頭，炒一大鍋辣椒酸菜，人手一袋，既方便又對味。他常在酒後捲起兩臂上刺的「殺朱拔毛」、「青天白日國徽」圖案說道：「我從韓國戰場回來，效忠國家已二十多年，這裡就是我的家。」每年一二三自由日，會與其他反共義士在澎防部接受表揚，他是一萬四千個在民國四十三年投效自由軍營中的代表。

臺灣最美最光輝的故事

更有許多老士官娶了寡婦，拖油瓶來的孩子就三、四個。老士官無怨無尤將孩子們養大，供他們讀書，甚至照顧他們成家立業。無私的老士官們認為，娶了孩子的母親，那就是自己的孩子。這些孩子成年後，多能感恩圖報，回頭奉養繼父，這是寶島最美最光輝的故事，我所知道的就有三個家庭。

詩人余光中有一首「鄉愁」的詩，隱約就是老士官們的寫照，茲錄如下：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有誰能像老士官這一代霜雪一般命運？兩岸將近四十年的隔離，他們無父、無母、無親人，為寶島臺灣安危與成長貢獻一生心力。「榮譽國民」是他們最高稱頌，至終都愛著這個國家與土地。時光不歇前進，他們垂老了，凋零了，如同麥克阿瑟將軍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特別寫下他們的故事，以感念這些讓人敬佩的老士官們。

閱讀長者的人生智慧

【作者速寫】潘憲榮，屏東人，服務陸軍二十餘年，曾獲國防部埔光文藝銀像獎、農委會「N個創意到農村」徵文第一名。

偶爾和年長者聊聊天，或多或少都能獲得一些啟示；他們的人生就像一本充滿智慧的新書，寫著精彩故事……

彩虹眷村 彩繪美麗人生

樂觀豁達，勇於築夢，就可彩繪出美麗的人生。造訪臺中彩虹眷村素人畫家黃永阜，他的爽朗笑聲，讓人印象深刻。黃伯伯是榮民，三十八年隨軍來臺，曾服役於傘兵部隊，在干城六村已住了三十餘年，對眷村的景物有著深厚感情。

「老屋子用色彩美化一下，應該不錯！」八十六歲那年，他一興起，把自家屋外彩繪一下。開始時只是好玩，沒想到畫完第一幅，又想畫第二幅，越畫越起勁，在徵得居



美麗的夢幻城堡——臺中彩虹眷村。（圖片提供／潘憲榮）

民同意後，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自費購買上萬元的油漆，將整個眷村彩繪得美輪美奐。為了儘速完成任務，他每天清晨四、五點就起床作畫，有時還要挑燈夜戰。彩虹眷村經網友的報導與分享後，引起熱烈回響，前往參觀的人潮絡繹不絕。

「無心插柳，柳成蔭吧！」黃伯伯謙虛地表示，當時也沒想到反應會如此熱烈！不少遊客會在黃伯伯家的窗前留言：「謝謝伯伯為大家帶來美麗風景……」、「這裡真是夢幻城堡！」雖然黃伯伯沒有受過正規的美術教育，但從他身上，可以讓人體會到只要有願景、有理想，不分年齡、老少，都可以讓生命洋溢著熱情和活力。

杏花林 飄送溫馨情誼

敞開胸懷 慷慨分享，就能獲得美麗的回饋。杏花林位於臺北市木柵貓空，每年杏花開時，都會吸引很多人潮。杏花林，是一處私人林區，佔地寬廣，免費供民眾參觀；入口處寫著「杏滿群山春日春，花開秀色眾生來」，放眼望去，朵朵豔麗的杏花，綻開笑靨，迎接遊客的到來。

農場主人張丁頂伯伯今年九十多歲，種植杏花三十餘年，從栽植、照顧、修剪，他都親自參與，看到漫山遍野的杏花林，張伯伯的臉上流露自豪與喜悅。園區除了遊客外，還有蜜蜂、蝴蝶、小鳥等忙碌地穿梭於花間，快樂的畫面依稀讚頌著張伯伯慷慨無私的分享。

骨董時鐘 訴說光陰故事

執著願景 樂在工作，就能創造豐美的人生。造訪臺南後壁的寶寮老街，大多數的人都會去被譽為國寶級的瑞榮鐘錶行，走進這家骨董鐘錶店，彷彿走入時光隧道。老闆是九十歲的殷瑞祥先生，看著他專注修鐘錶的

難忘心熱情非僑生

【作者速寫】蘇承安，服役海軍三十五年，民國七十一年退伍。

我生平只出國兩次，而且都是去菲律賓。民國四十年代，我國海軍有多艘軍艦輪流駛往菲律賓賓蘇比克美國海軍基地大修。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我服務的永春軍艦也輪上了這個「好康」，在蘇比克灣待了一個多月。停留期間，我們可以像美軍一樣享受購物、游泳、看電影等權利，並前往基地附近奧倫加波小鎮購買要帶回臺灣的物品。

唯一感到不習慣的，是每餐都要吃購自基地的副食，不是一塊雞肉，就是一片火腿，外加每餐相同的大白菜或高麗菜，毫無美味可言。每逢周末，都會安排大批僑生到艦上參觀。他們紛紛搶著邀請艦上官兵去他們家接受招待。他們感到能邀請到我們，是他們的光榮，萬一邀請不到，反而感到很失望。

美軍基地的門禁似乎沒有國軍營區來得嚴格，只要任何一位軍官到大門口，就可帶進一批僑生，也無需出示任何的證件。在即將離開基地之前，我曾數次前往馬尼



蘇承安（左一）與五位菲律賓女僑生同遊馬尼拉巴拉公園。（圖片提供／蘇承安）

拉楊氏三姐妹的家中拜訪，接受他們的熱情款待。每次吃飯時，他們都故意吃得很慢，讓我多吃一些，就怕我在他們之前放下筷子。

另外還曾隨他們及另一位女僑生，去巴拉公園和黎剎公園等地遊玩，並在晚間乘坐敞頂、慢駛的巴士繞著馬尼拉港欣賞夜景。

神情，好多遊客拿出相機，捕捉老師傅的身影，有時瑞祥伯也會露出充滿自信的笑容回應大家，或者擺出「讚」的可愛手勢。時代越進步，懷舊工藝越顯得彌足珍貴。店裡數十個骨董老時鐘，滴答、滴答的聲音，一聲聲都如美麗音符，訴說著光陰的故事。「這是什麼鐘？」只要有發問，瑞祥伯都會侃侃而談，敘述它們的身世，每一個鐘彷彿都連結著耐人尋味的故事。瑞祥伯從十五歲就開始學修鐘錶，二十歲正式執業，如今已超過一甲子。不論生意興隆或沒落，都樂在工作，這種執著精神真的不容易啊！在他的眼中，這些鐘不只是報時的工具，更是具有生命力的藝術品。

人生智慧經過歲月的純釀，更見其美麗丰采；人的一生只要認真、執著做好一件有意義的事，就能留下精采履痕；閱讀長者的生活智慧，教人滿心喜悅！

交流道

「榮光副刊」歡迎榮民眷投稿，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相片請附說明，並註明「姓名、電話、戶籍、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本刊保有刪修權，如經採用，稿酬從優。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Mail 傳：michael_chiang@ccc.com.tw，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延平路三三三號五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

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http://epaper.voc.gov.tw/index.htm），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或授權轉載。洽詢專線：〇二—二三三八〇八六二。（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

能有五位小姐一起陪同遊玩，是我一生中最感風光的時刻。

第二次是民國四十六年，我在中練登陸艦服務時，因運送僑生返菲，而再度隨艦前往菲律賓，在馬尼拉停留了數日。抵達時，碼頭上迎接的人潮真可說是人山人海。官兵們同樣被僑生搶著邀請去他們家接受款待。

我每天去拜訪不同的家庭。當時艦方規定要穿白軍服前往。在僑生家裡常有小孩在我身上爬上爬下，留下黑黑的腳印。我只有一套白軍服，因此每天返艦後，一定要洗衣衣連夜洗淨烘乾髮平，第二天才有衣可穿。

此次還有一事頗為有趣。僑生們從臺灣帶回一些物品，包括茶葉、西瓜、鸚鵡等。在離開碼頭時，出口處有一菲國警察等著收取「進口稅」，每件自一披索（當時合臺幣二元）至三披索，也不開任何收據。

於是我們就設法幫他們把物品拿回家。方法是與他們同乘計程車，艦上派一名士兵著白軍服戴白鋼盔，站在碼頭出口處當衛兵，等計程車經過時攔下，將頭伸進車窗裝作檢查一下，然後揮手讓車離去，令那位菲律賓警察徒呼負負，莫可奈何！對僑生們的熱情，我終生難忘。